

一千零一夜 经典插图本

◎ 李唯中 / 译

梦姻缘 ·

女奴国王 祖姆鱼袋 祖姆白黑



YIQIANLINGYIYE YIQIANLINGYIYE

- 波斯王子与爱妃
- 公主与军官



独家首推

李唯中——善本全译中文

简体版权威译者

精选英、法、俄、德、阿

五种版本彩色插图

德文版黑白插图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梦姻缘 ·
女奴国王祖姆鲁黛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千零一夜经典插图本 .3 /李唯中编译 . -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00.8

ISBN 7-80120-426-3

I . …… II . 李… III . 民间故事 - 作品集 - 阿拉伯半岛地区
IV . I371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5825 号

● 一千零一夜经典插图本

梦姻缘·女奴国王祖姆鲁黛

编 译/李唯中

责任编辑/田晓昕

装帧设计/李志国

版式设计/田晓昕

责任校对/孙岳奇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市燕山印刷厂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37.875 字数/79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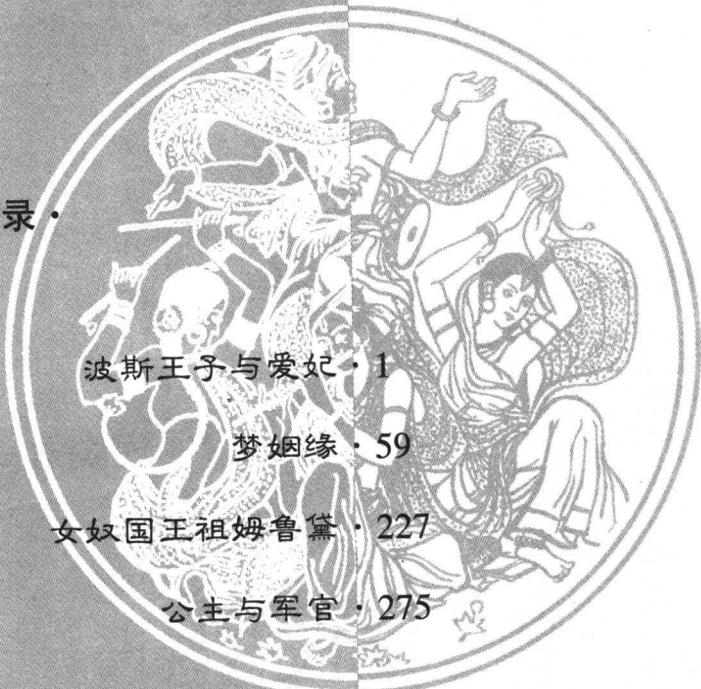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/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5000 套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

ISBN 7-80120-426-3/I·70 定 价:72.00 元(全四册)

· 目 录 ·



波斯王子与爱妃 · 1

梦姻缘 · 59

女奴国王祖姆鲁黛 · 227

公主与军官 · 275



波斯王子与爱妃

古时候，哈里发哈伦·拉希德执政期间，有一位商人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名叫艾卜·哈桑·呵里·本·塔希尔。

艾卜·哈桑腰缠万贯，慷慨大方，人见人爱，仪表堂堂。他进出哈里发的宫殿如履平地，不必经过允许，亦无人查问。哈里发的宫仆、宫女都喜欢他。他常与哈里发对坐饮酒，吟诵诗歌，畅谈奇闻趣事，议论古今短长。

落泊王子

不过，艾卜·哈桑是个买卖人，以出入市场为职业。有一位青年常坐在他的店铺里，名叫阿里·本·毕卡尔，他本是一



位波斯国王的儿子，却因祸乱和母亲流落到巴格达。阿里王子身材适中，容貌俊秀，仪表堂堂；他面颊红润，两眉弯弯，二目有神；说话带笑，语词甜美，素来平静随和，性格爽朗可爱。

一天，艾卜·哈桑和王子阿里·本·毕卡尔坐着聊天，正边谈边笑之时，突然看见十位妙龄女子步履翩然，向艾卜·哈桑的店铺走来。那十位姑娘，个个花容月貌，煞是美丽动人，身材苗条，婀娜多姿。当中有一位姑娘骑着一匹背披金嵌银鞍鞯的高头骡子，只见她身披细薄丝绸斗篷，腰缠彩绸绣金腰带，其美勾魂夺魄。正如诗人所云：

肌肤如丝善言辞，热情善良无虚哉。
天生明眸会说话，动心销魂酒莫及。
姿容俊俏入我梦，娱乐之日在约期。
睫毛恰似漆黑夜，前额明亮如晨曦。

行至艾卜·哈桑店门口，那位姑娘从骡鞍上下来，走进店铺里坐下，向老板问好，艾卜·哈桑立即回了礼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看见姑娘，顿觉神魂飞飚。他想站起来走，但姑娘说：

“请原地坐着吧！怎好我们来你就走呢？这不公平嘛！”

阿里说：

“小姐啊，我是个逃出家园的人，想必你已看出。有诗说得好……”

阿里吟诵道：

她本是太阳，寓舍在天上。
光明又温暖，足以慰心房。
你难登上去，她不将你访。

姑娘听后，微微一笑，对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？他打哪里来？”

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他是个外乡人，名叫阿里·本·毕卡尔。他是波斯国王的儿子。外乡人嘛，应该格外敬重人家。”

姑娘说：

“我的仆女来了，你就让她把这位青年带到我那里去。”

“遵命！”艾卜·哈桑一口答应。

姑娘随后站起身来走去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不知道艾卜·哈桑和姑娘说了些什么。

一个时辰过后，仆女来到艾卜·哈桑面前。仆女说：

“我们的小姐叫你和你的朋友去呢！”

艾卜·哈桑站起身来，带着阿里·本·毕卡尔跟着仆女向哈里发哈伦·拉希德的王宫走去。

仆女将二位青年领入一座宫殿，让他俩坐下。片刻后，一桌宴席摆到了面前。艾卜·哈桑、阿里·本·毕卡尔洗过手，端起酒杯，二人纵情畅饮起来。

之后，仆女领二人来到另一座宫殿。走进宫殿一看，但见厅内有四根巨柱，满铺华丽地毯，装饰极为堂皇，就像天堂里的一座宫殿。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见那里陈列着多种珍宝古玩，惊异不已。

一见钟情

二人正在观赏珍奇宝物之时，突见十位宫女翩翩走来，个个如花似玉，勾人魂魄，动人心弦；她们排着队，简直就像天



堂里的仙女。随着她们来的又有十位宫女，她们手里拿着各种管弦乐器，先向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问好，然后开始奏乐唱歌；在崇拜者的心中，每个姑娘都是爱神的化身。紧跟在她们之后，又出现了十位宫女，个个胸脯丰隆，人人体态轻盈；乌黑发亮的眼睛，白里透红的脸蛋，弯如柳叶的眉毛；她们是崇拜者心中的美神，也是观赏者眼中的美景；她们身穿彩绸衣裙，色泽耀眼夺目；她们行至门口，站了下来。在她们之后，又走出十位宫女，相貌比她们更美，个个衣着华丽，在门口的另一边站了下来。接着，十位宫女走进门来，簇拥着一位女子，名叫莎姆丝·奈哈尔，在她们当中就像一轮圆月，看上去如同众星捧月。莎姆丝长发披肩掩背，身着天蓝色衣裙，外披绣金绸斗篷，腰系嵌着宝石的腰带。只见她大模大样地走来，坐在椅子上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看见莎姆丝，禁不住诗兴大发，欣然吟诵道：

我发呓语日，便是病之始。
我情固不改，友谊历久时。
情深爱亦深，我魂溶天姿；
情厚爱亦厚，我骨细如丝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吟罢，对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假若你想给我做件好事，本当来这里之前，就把情况告诉我，也好让我思想上有所准备，以便适应这里的环境。”

说罢，阿里·本·毕卡尔哭了起来，边呻吟边诉苦。艾卜·哈桑对他说：

“兄弟，我一心想给你办一件好事。但是，我很怕因此给你造成什么麻烦，妨碍你与小姐会面，影响你与她之间的联





系。兄弟，你只管放心就是了！她一定非常乐意见你，和你对坐谈天。”

阿里·本·毕卡尔问：

“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莎姆丝·奈哈尔。她是哈里发哈伦·拉希德的一位爱妃。这个地方就是哈里发王宫。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坐下，仔细打量阿里的英俊容貌，而阿里同时也望着莎姆丝，双双沉浸在了相互爱恋之中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吩咐歌女们各就各位，她们各抱一把四弦琴，玉指轻触琴弦，乐声四起，歌唱开始。

歌声未落，阿里·本·毕卡尔已是赞叹不止，热泪满面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见阿里·本·毕卡尔且哭、且吟、且诉，不禁心焦异常，忧虑满怀。她站起身来，走到圆宫厅大门边。阿里·本·毕卡尔也走过去，二人相互拥抱在一起，同时晕倒在地，一时不省人事。

宫女们立即走上前去，将二人抬入厅里，往脸上洒玫瑰水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苏醒过来之后，不见艾卜·哈桑，莎姆丝·奈哈尔立即问：

“艾卜·哈桑在哪儿？”

躲在座椅一旁的艾卜·哈桑立即走了过去，向莎姆丝·奈哈尔问安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说：

“喂，艾卜·哈桑，你做了好事，我求安拉允许我给你报偿。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走到阿里·本·毕卡尔面前，说：

“先生，我打心底里爱你。不过，我们面对正临头的命运只有忍耐。”

阿里·本·毕卡尔说：

“凭安拉起誓，小姐，只有见到你，我才觉得心安；只有你才能浇灭我心中的火焰；我对你的爱，只有当我的灵魂归去时，才会消失。”

话音未落，阿里·本·毕卡尔哭了起来，泪珠直滚腮边，如同雨下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见此光景，也哭了起来。





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凭安拉起誓，你俩的事情真使我感到奇怪，令我觉得迷惑不解。你们俩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。如今你俩相见尚且泪如雨下，分别之后又该如何呢？”

片刻后，艾卜·哈桑又说：

“现在不是哭泣悲伤的时刻，而是高兴开心的时候。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向一个宫女使了个眼色，那宫女站起身走去，片刻后带来宫女数名，个个手捧银盘，盘中满盛各种美味佳肴，然后放下餐桌，摆在宾主面前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坐下进餐。饭毕，撤去桌子，宾主洗过手，宫女送来沉香香炉和玫瑰香水瓶，开始熏香、洒香水。片刻之后，一排宫女走来，人人手捧雕花金盘，满盛各种各样的饮料、水果和点心，香气扑鼻，色泽艳丽，赏心悦目，人见人喜。接着抬上一口玉缸，里面装满葡萄酒。莎姆丝·奈哈尔留下十名男仆和十名歌女，让其余宫女离去。她吩咐那十名歌女弹奏四弦琴，并命令其中一个吟唱诗歌。片刻后，弦乐高奏，歌女和曲吟唱。接着，莎姆丝·奈哈尔也吟唱起来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、艾卜·哈桑听罢莎姆丝·奈哈尔的吟唱，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，情不自禁，手舞足蹈，又说又笑。

藏身天窗

正当这个时候，一个宫女走来，只见她神情紧张，周身颤抖。宫女说：

“夫人，信士们的长官来了，他与阿菲夫、迈斯鲁尔就在门外。”

大家听宫女这么一说，一个个吓得要死。莎姆丝·奈哈尔却笑着说：

“你们不要害怕！”

她转脸又对宫女说：

“回他们的话，我们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随后吩咐关上圆宫门，放下窗门帘，然后向花园走去。

来到花园，莎姆丝·奈哈尔坐在长椅上，让一个宫女压住她的两只脚，叫另一个宫女将花园门打开，以便哈里发和随行人员进来，然后令其余宫女离去。

片刻后，迈斯鲁尔带着二十个人走进花园，每人都握着一柄宝剑。他们向莎姆丝·奈哈尔问过安好，莎姆丝·奈哈尔问他们：

“你们到这里来有何事啊？”

他们异口同声回答：

“信士们的长官问你安好！哈里发陛下因为见不到你而感到寂寞。他让我们告诉夫人，今天哈里发那里有欢庆活动，希望活动快要结束时，夫人出现在那里助兴。现在夫人到哈里发那里去，还是请哈里发到夫人这里来呢？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站起来，说：

“服从信士们的长官的命令！”

随后，莎姆丝·奈哈尔叫来管家婆和宫女们，告诉她们说，她要迎接哈里发。宫女、男仆们立即动手，开始为迎接哈里发做准备。莎姆丝·奈哈尔对宫仆们说：

“你们去请信士们的长官，就说我在这里恭候圣驾光临。”

片刻过后，一切摆设齐备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离开花园；进圆宫大厅去见阿里·本·毕卡尔，将他搂在怀里，同他告别。阿里·本·毕卡尔痛哭落泪。他说：



“小姐，这种告别也许会摧毁我爱你的心灵。我求安拉给我力量，让我承受住这场爱情的磨难。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说：

“凭安拉起誓，真正受到摧残的是我呀！因为你还可以到街市上去寻欢觅乐，访亲问友，以求欢欣；而我呢？我只能在灾难中挣扎，尤其是我已答应在此迎接哈里发。也许我因为想念你而使我面临巨大危险。我爱你，我恋你，我为离开你而感到难过。我到了哈里发面前，用什么语言、什么心情歌唱？我用什么语调与信士们的长官对话？我又用什么目光看那个没有你的身影的地方？那里没有你，我如何呆得住呢？没有你坐在那里，我喝的酒又有什么味道？”

艾卜·哈桑对她说：

“你不要为难！你要忍耐！今夜与信士们的长官欢宴，你千万不可大意！万万不能让他看出你心不在焉！”

他们正说话时，宫女禀报说：

“夫人，信士们长官的仆役们到啦！”

莎姆丝·奈哈尔站起来，对宫女说：

“快把艾卜·哈桑和他的同伴带到临花园的天窗里去，让他俩先在那里暂避一下，然后设法把他们送出去。”

宫女带着二人走进天窗，然后关上门，便离去了。

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从天窗里向花园望去，只见哈里发在近百名手握宝剑的仆役护卫下进了花园。哈里发身旁有二十名宫女，个个如花似月，衣饰豪华，人人头戴镶金嵌玉花冠，手持一支炽燃蜡烛。哈里发春风得意，大摇大摆，行进在宫女们中间。走在前面的是迈斯鲁尔、阿菲夫和沃绥福。

见哈里发的队伍出现在花园门口，莎姆丝·奈哈尔和身旁的宫女们站起身前往迎接，在园门前向哈里发行吻地礼，然后引领哈里发坐在椅子上。花园里的所有宫女和仆役都站在哈里

发的周围，园内灯烛通明，乐器齐鸣，歌声飞扬。

哈里发让大家各自就座，莎姆丝·奈哈尔在哈里发身旁



的一张椅子上坐下，与哈里发谈天。

所有这些情景，躲在天窗里的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都看得清清楚楚；哈里发与莎姆丝·奈哈尔之间的谈话，二人也听得明明白白。

哈里发吩咐打开圆宫门，众宫仆拾级而上，点燃蜡烛，顿时宫内灯烛通明，夜色消失，如同白昼。片刻过后，宫仆们开始往外搬运酒器。

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这些饮酒用的器具，件件都是珍宝，我从未看见过这



样精美、漂亮的酒器，简直可以说不曾听人说过。天啊，这真使我心惊魂动，仿佛是在梦中。”

阿里·本·毕卡尔自打告别莎姆丝·奈哈尔的时刻起，因为思恋缠心，一直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当他苏醒过来，往天窗外观看时，豪华场面令他大为吃惊。他对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我真担心哈里发看见我们，或者知道了我们的情况。使我更为担心的还是你。因为我已入了死人的行列，倒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我的死，是因为恋情、钟爱而走火入魔。我多么盼望安拉能够拯救我们摆脱这种困境啊！”

阿里·本·毕卡尔和艾卜·哈桑一直藏在天窗里观看，直到丰盛宴席摆在哈里发的面前。

这时，哈里发望着一个歌女，说：

“给我们唱一首动人心弦的情诗吧！”

那歌女从命弹起乐曲，唱道：

有位天方女， 亲人未出现。

汉志^①沉香在， 姑娘将我恋。

路遇驼队过， 带来思一片。

燃火待远客， 不禁泪涟涟。

我情谁人晓， 误认我心寒。

莎姆丝·奈哈尔听罢此诗，当即晕倒在自己坐的椅子上，一时不省人事。宫女们立即走上前去，将她抬走。

躲在天窗里的阿里·本·毕卡尔见此情景，亦昏倒在地。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啊，天命割裂开了你们俩之间的爱情呀！”

^① 汉志，即希贾兹，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。



正在这个时候，送他俩避入天窗的那个宫女来了，对他俩说：

“喂，艾卜·哈桑，快和你的伙伴一起走吧！因为情况很不妙，我担心我们的事情会暴露。你们俩马上行动；不然，我们都会丧命的。”

艾卜·哈桑说：

“这小伙子站都站不起来，怎么能和我一起走呢？”

逃出王宫

宫女马上取来玫瑰水，洒在阿里·本·毕卡尔的脸上，他才慢慢苏醒过来。艾卜·哈桑背起阿里·本·毕卡尔，和宫女一道走出天窗，下了楼梯。宫女打开临河的小铁门，将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送出去，让他们坐在一张长凳上，然后拍了拍巴掌，一条小船应声而至。宫女把二人送上船，对船公说：

“把这二位先生送到对岸去！”

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登上船，阿里·本·毕卡尔望着圆宫和花园。

宫女对船公说：

“快把船划走吧！”

船公急速划船，宫女也跟着他们乘船而去。

船到对岸，艾卜·哈桑和阿里·本·毕卡尔下船上岸。宫女告别二人，并对他俩说：

“我本不想与你们俩分别，但我不能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说罢，船公撑船回返，宫女与二人挥手惜别而去。

阿里·本·毕卡尔瘫在了艾卜·哈桑面前，站也站不起来。艾卜·哈桑说：